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No. 9 March 1, 1992



台文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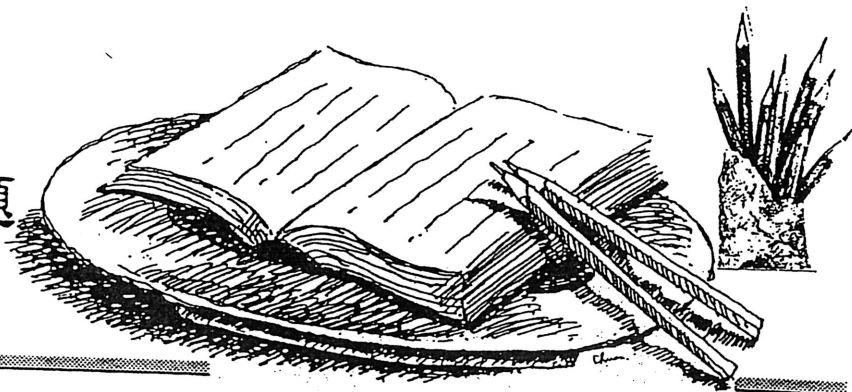
Tâi - Bûn Thong - Sîn

Publisher: Tê Liông-kong

Co-sponsors: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 Project on Taiwanese Language Study, University of Hawaii

講一寡 台語文學 ê 問題

* 陳明仁



這幾年來，我tiā"-tiā" teh 思考，文學是啥物？啥物是台灣文學？台語文學到底是啥物？台語文學及其他ê 文學有啥物區別？

Beh 討論這類ê 問題，爰先考慮生產環境ê 一寡問題。頭一項，影響上大ê，是政治ê 意識形態。Tī台灣政治立場ê 意識形態往往決定真chē 代誌，uì這個層面來講，台語文學變做一種自尊、一種抗爭及訴求。講起來真嚴肅，mā真悲哀，繪輸文學ê 存在意義是為著政治解放，所以台語文學ê 工作者攏是反抗陣營ê 人士。

本來從事文學創作ê 人會關心伊生長ê 土地、伊相處ê 人及社會是真正常ê 代誌。文學是一種表達情緒、立場、態度ê 行為，文學作家繪使無看著政治主導下ê 生活現實環境；干單講一寡『不食人間煙火』ê 『風花雪月』，就叫做「純」文學？其實真正ê 純文學繪當逃避政治抑 [iah] 是其他ê 影響因素，這是文學工作者爰真嚴肅去面對ê 課題。

M-koh, 文學及政治畢竟是兩種科目，有無全款ê 內涵，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文學人會使chhap 政治，政治人mā會使做文學。舉一個例，一篇政治評論，有可能文學性真高，到底beh 歸類做政治抑是文學？當然，mā會使講無衝突，若嚴格beh區別，著爰考慮真chē 條件：發表刊物ê 性質、訴求ê 對象及目的、處理ê 方法及形式等等，上重要ê 是人——作者ê 屬性tī社會按怎hō· 人貼標頭定位。若是李喬，雖然伊關心政治ê 程度無輸任何人，m̄ 閣伊寫ê 評論，可能人會歸類做文學作品。親像陳婉真，伊mā bat寫文學作品，伊寫ê 評論文學性mā真高，m̄ 閣社會上攏會認定he是政治。卡歹分類ê 是林雙不這款ê，文學及政治雙方面攏有相當參與及表現，社會卡困難用作者ê 背景，來kā個ê 作品貼標頭歸類做某種性質。

話講倒轉來，一個台灣文學抑是台語文學ê 工作者，雖然無法度逃避政治，也是應該斟酌[chim-chiok]去思考家己ê 定位。親像我所

信仰ê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大部份ê 信徒及牧師對政治猶閣抱真保守ê 態度，m̄ 閣台灣社會早就kā長老教會及反對陣營看做kāng類ê 。長老教會就面臨著宗教及政治定位ê 問題。這個問題tī台灣m̄ 是干單文學及宗教才有nīa-nīa，政治結構無合理ê 影響下，環保、教育、社會、文化--，會使講逐項問題ê 結攏指向政治。

1991年十月中，成功大學ê 台語社 bat 針對台語文學及台灣文學ê 問題，舉辦一場座談會，由我主持，邀請林瑞明、葉石濤、林宗源、黃勁連四位先生做討論，林宗源先生主張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黃勁連先生卡傾向這個主張，林瑞明教授及葉石濤先生無贊成這款講法。照我所知，林央敏mā bat寫文章支持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這個論點。李喬認為思考uì台灣出發、寫台灣感情ê 攏應該算做台灣文學。

我感覺兩派ê 論點攏會當hō· 我接受，m̄ 是我投機，主要是定義ê 問題。林瑞明有問林宗源對台語ê 定義，林宗源真正當性回答講：Hō-16話、客語、原住民語言。當時伊假那無講著華語；我想這就是關鍵。

Tī反抗陣營傳統性對台灣人ê 定義是：台灣ê 現住民，有認同台灣為命運共同體者。這內面涵蓋Hō-16人、客人、原住民及上oà來台灣ê 「外省人」（有人講應該稱呼做第一代台灣人）。假使講台灣人若包括這四種人，台語就應該有包含第一代台灣人ê 母語 -- 華語才tiòh。若按呢，爭執tī叨位？我想林宗源先生ê 意思m̄ 是反對華語作品，應該是反對母語 m̄ 是華語ê 作家，用華語來做寫作ê 思考語言。所以講「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ê 意思，就是講台灣ê 人用家己ê 母語寫有關台灣社會ê

文學才是台灣文學，若是母語m̄ 是華語ê 作家用華語思考寫出來作品就m̄ 是台灣文學。

是按怎講到台語文學，會引起這款差異性chiah大ê 見解？這也是台灣人ê 悲哀，tī國民黨利用國家機器ê 運作下，華語已經成做台灣ê 國語，mā是tī這款時代成長ê 人ê 「母語」，使用其他真正ê 「母語」變做一種禁忌，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我所bat ê 台灣作家，逐個人個家己ê 母語無論是Hō-16 抑是客人攏講甲chiâ好，m̄ 閣，為著：1. beh hō· 卡 chē人看，發揮影響力，2. 家己所受ê 寫作訓練及習慣，3. 刊物ê 方便及要求，4. 台語文字欠缺一致性。以上等等ê 問題，才用華語做寫作ê 思考基礎，講個寫ê 文學m̄ 是台灣文學無kài公道。有一個前輩作家真感慨teh 講：「日本時代，為beh 寫hō· 人看有閣會當發表，拚命學日文；戰後，閣改學中文，真久才適應過來。chit-má，閣叫我用台語寫，歸個uì頭仔來！阮一生攏teh jiok時代，jiok潮流。」

一個作家愛尊重家己創作ê 態度，同時mā 必須愛受著尊重。過去，我是文學少年，自從投入政治反抗運動了後，漸漸去hō· 人歸類做政治人。我真嚴肅去思考台灣前途種種ê 問題，發現台灣ê 精神內涵及台灣人ê 價值觀有嚴重ê 危機，自按呢，閣考慮家己未來ê 方向，我寫ê 詩可能有抗爭本質，m̄ 閣政治抗爭m̄ 是我詩ê 主題，早期ê 台語詩，有人笑講「將政治ê 意識形態抽出來了後就無半項了」。詩就是詩，是一種文學，一定愛有伊ê 質。當然，我會當達到啥物程度是另外一個問題，重要ê 是我ê 態度及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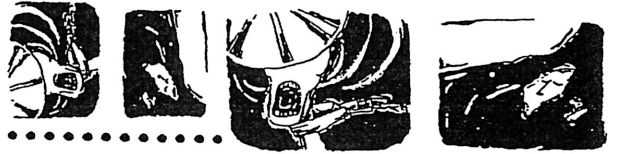
我ê 頭一本台語詩集「走找 流浪ê 台灣」攏總收三十一首詩及六首歌，分：1. 烏名單ê 目屎，2. 台灣我ê 初戀，3. 請你聽我講，4. 政

治人物ê 故事，5.弱者ê 公義，6.新ê 台灣歌詩六類，其實按呢分並無嚴密，mā無真大ê 意義，本來就無贊成啥物「政治詩」、「非政治詩」之類ê 歸類，干單為著編輯上卡有系統niā-niā。

「走找 流浪ê 台灣」這本台語詩集ê 出版，卡大ê 意義是面對家己，beh kā家己講，文學ê 任務及方向。做政治人無啥物好，目的攏是為台灣teh 設想，干單方法無全款nīa。

感謝陳豐惠小姐替我做真chē 代誌，王明哲替我ê 詞譜曲，替我寫評、序ê 朋友，以及出版ê 林文欽先生等等，這本詩集若會當得著讀者淡薄仔肯定，我beh 將伊獻hō· 為我勞苦一生ê 我ê 老父陳西江及我ê 老母陳鐘萬花。

阿仁 寫tī 旗後島



啥人是咱ê 同胞

* 精兵



掀開台灣ê 教會史，咱會看見有幾位對台灣真有貢獻ê 宣教師，個認同台灣人是家己ê 兄弟，疼台灣ê 心、對台灣人認同ê 深度，就是一般ê 台灣人嘛toè 繪著。親像北部ê 馬偕（馬偕病院、淡水中學、淡水工商、台灣神學ê 創始人，北部教會建立者），伊來台灣六個月就學會曉用台語講道，也娶台灣女子陳聰明做某，腳跡遍行台灣北部地區，人稱伊做鬍鬚蕃，但伊ê 心卻是完全台灣化。孫理蓮女士（孫雅各牧師娘，芥菜種會創始人，真chē 間山地教會ê 建設者）對原住民ê 照顧及認同，對hia ê 弱者ê 關心（如未婚媽媽之家、痲瘋病人、肺癆病院），開闢了台灣人社會服務ê 眼光及腳步。中部ê 蘭大衛醫生hō· 人稱做彰化活佛，父子兩人對中部醫療ê 貢獻無人通[thang] 比，蘭醫生割蘭醫生娘大腿ê 皮補台灣囡仔

周金耀ê kha-chhng-póe，這種肌膚之疼，是疼台灣人最hō· 人感動ê 表現。台南ê 巴克禮，開創台南神學院、長榮中學，及台灣第一份報紙（教會公報），一生六十外年久，對台灣文化ê 提倡、關心，比台灣人卡台灣化，伊完全認同台灣是家己ê 故鄉，雖然m̄ 是出世作台灣人，卻葬tī台灣地。若看著遮ê 記事，繪禁tiâu，我beh 問，啥物人是台灣人，啥物人是我ê 同胞？

去過中國大陸觀光ê 人可能有一個印象，就是落飛機ê 時，會看著中國官方統戰ê 標語。歡迎台灣ê 同胞回祖國觀光。旅遊ê 台灣人心裡會想「『共匪』是我ê 同胞？」。就是hia ê 「外省人」，beh 叫個toà tī中國ê 時，個也會內心反駁講：「我是台灣人！」。但是tī台灣官方ê 報紙，卻常常教人著愛『拯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但卻繪記得，真正tī水深火熱ê 台灣同胞是hia ê 原住民ê 兄弟，個大部份是無hō· 社會關心ê 漁民、炭坑ê 工人，伊每日tī水深火熱中為台灣ê 能源、食物，teh 受苦、賣命，但只有發生災變，船難ê 時才會hō· 人注意著！若想著chia，我beh 問：啥人是我ê 同胞？

Tī北美也有一個奇怪ê 現象，就是有一寡

敢參加台灣人ê 活動ê 台灣人，個按台灣受公費ê 教育，thèh tī台灣趁來ê 錢買大瓦厝，食大飯店，但個為著家己ê 利益，敢表示對台灣現狀及前途ê 關心，教團講「國語」，及個講話「咱中國」這三字不時掛tī個ê 嘴nih。另外也有一寡台灣人，雖然人toà tī北美，但心完完全全tī台灣，比toà tī台灣ê 閣卡關心台灣，雖然個thèh外國護照，法律上是美國人，但是我beh 問，啥人是我ê 同胞？

Tī聖經中，以色列人對國家，鄉土ê 認同是非常深ê，以色列人彼此ê 認同及扶持，常常hō· 別ê 民族感覺個傷過頭「猶太」。Tī教會，咱也是會看著一個健全ê 教會ê 內聚力，個彼此認同及扶持ê 氣力也是真大。原因tī叨位？乃是個有共同ê 信仰、盼望及心靈ê 國度。所以今仔日ê 教會，雖然四散tī全世界，個就是有一個共同ê 意念，教會是耶穌基督ê 身軀，基督徒是同做肢体，所以稱做兄弟姊妹，攏是上帝ê 子民。今仔日咱台灣人若beh 問啥人是咱ê 同胞，抑是問，咱 beh按怎彼此認同做同胞？咱著愛 chhoē求彼個共同 ê 理念、信仰、盼望和心靈ê 感情！Hia ê 早期ê 教會ê 宣教師，個認同台灣做個ê 故鄉，認同台灣人做兄弟、同胞；但咱家己反省看māi，今仔日真chē平地人 會當認同原住民作同胞，真chē tī中國大陸出世ê，會當認同在地ê 台灣人做同胞，這是真悲哀ê 歹代誌！

啥人是咱ê 同胞？孫理蓮有一擺到美國為著台灣原住民ê 生活、教堂建築募款ê 時，伊演講ê 題目是：「看阿！我ê 同胞！」。這是何等hō· 人感動ê 講法，真正伊也將伊一生 ê 生命獻hō· 伊 ê 同胞；一個皮膚是白色ê 西方人會當按呢講，為啥物咱會當互相講：「看阿！我ê 同胞！」。



海風咻咻叫

阿 惠

旗後港仔嘴

海風hìu-hìu 叫

玻璃窗仔

Hō·phái"-chhèng-chhèng ê 風

罵甲phī-phī-chhoah

燈塔ê 光掃來掃去

親像知影我teh 偷看

樹仔一直hài"頭

人攏kiu 入去厝內

路邊干單chhun一擔

賣o· -lián ê

猶 leh 等待人客

海風hìu-hìu 叫

假那teh 示威

突然間 phok phok phok phok

̄ 是大船teh tân 水螺

一隻回航ê 漁船仔

Hō·phái"-chhèng-chhèng ê 風

lán 甲 pái--leh pái--leh

搖入港

hìu-hìu叫：『風猛烈聲』 『』表示中文

phái"-chheng-chheng：『兇巴巴』

hài"頭：『用力搖頭』 chhun：剩

o· -lián：北部ê 『甜不辣』南部號做

o· -lian ián：『整面推倒』



〈東方白台語散文專欄〉

自畫像

伊在書攤仔頭前停落來，看看咧附近沒半人，便伸手去偷掀彼「花花公子」的彩色像片。有一個老查某人由後背行過，伊趕緊去掀彼沒[無]色的字頁。我著愛裝做干若[假那]在[teh]讀「時代週刊」的款。等彼個查某人行遠Y，伊才復掀轉來原來彼頁彩色的像片....

伊不時都感覺正傍的肩胛有較[卡]低，干若給[hō·]扁擔壓著彼一款，所以定定愛撐撐(tha)[tha²]咧，想欲加[kā]正傍的肩胛撐較高一下。伊在鏡前照照咧。我正傍的肩胛撐尚高Y，我實在有需要將肩胛繪記得。

您先生的笑聲彼倪大，超級市場一下入來，遠遠就有聽得Y[ā]。正多[真chē]太太偷偷仔對您[個]太太講。不[不]知幾暝，您太太在[tī]眠床頂偷偷仔加伊講。我應該訓練家已笑較細聲得才會使。欲睏進前伊定定安倪[按呢]對家已講。才過沒兩工，在一個朋友的厝裡吃[食]飯。喔、喔、喔..... 阮厝的玻璃復給你的笑聲笑裂去Y！

伊對人講伊寫文章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不過一旦看著伊的文章在報紙頂頭出現，伊就歡喜干若什麼[啥物]咧；阿若提著稿費，就走去唱片行去買古典唱片。可見你不是聖人，你根本就「言不由衷」！

伊每禮拜就去白溪的樹林仔散步。伊愛聽彼啾啾的鳥仔聲，伊愛聽彼潺潺的流水聲。伊愛看彼戴紅帽的啄木鳥在樹仔頂啄蟲，伊愛看彼穿白衫的仙鶴在溪灣飛來飛去。伊愛跟彼沒膽的白兔咕哨仔(kho-sū-ā)，伊愛跟彼見羞的鹿仔匿相找。但是伊上愛的還[猶]是坐在彼溪仔邊的松樹腳，提出伊隨時帶在身軀頂的筆

記簿，想到哪就寫到哪，寫伊的「盤古的腳印

我即[這]領衫有好看否[無]？您太太對伊講。伊孤[干單]舉[giáh]頭對伊看一下，應一聲：「好看！」就復繼續按[à]頭去寫伊的字。你心肝攏在寫小說，哪有在看我？朋友請吃飯的時間已經到Y，伊足不情願給您太太拖去換衫。伊孤搭(thă)[tháh]一領大衣就想欲出門，您太太加伊揪(khiù)[khíu]倒轉去，將伊的sebilo跟[及]nekutai擲(tàn)給伊。你sebilo加我穿咧！你穿到[甲]即倪(chia-ni)[chiah-nih]漏粽(làu-chǎng)[làu-chàng]，人會笑我，繪笑你。當您太太在加伊穿上衣的時，伊想起「『男』為己者容」的詩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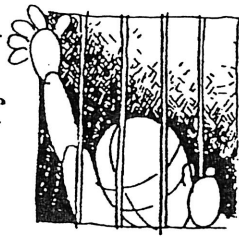
有一位愛讀伊的長篇愛情小說的小姐頭一擺跟伊見面。真想繪到你目鏡會即倪深.... 彼小姐干若有一點仔失望，還有正多「想繪到」，是因為禮貌才沒講出來。伊偷偷仔暗歡喜，想起莊子「老樹不劈」的故事。我以後會使復安心寫作Y.....

寫完「口口」，伊對何欣講：這是東方白的最後一篇Y，以後咒咀(chiù-chōa)[chiù-choā]不復[無閣]寫Y。寫完「露意湖」，伊對蔡文甫講：我已經寫起真珍(thiàm)Y，兩年來絕對一字都寫繪出來Y。才沒外久，您向伊邀稿，過沒幾工就收著伊限時掛號的來稿。哼！沒比阮做編輯的還復較[猶閣卡]了解您即割[恁這寡]作家黑白臭彈的「連篇鬼話」Y了.....

註：為著肯定東方白先生十年來拍拚用台語寫作「浪淘沙」ê精神，本刊特別提供這個專欄hō·東方白，本專欄所使用ê字，攏按照東方白原稿處理。（）內是東方白ê注音，[]內ê字是本刊目前所採用ê字。

脫出心靈 ê 監牢

思 英



「今仔日我若心內猶有怨恨，我就猶關tī心靈ê監牢，希特勒 (Hitler) 和 Mengele就猶繼續掌管我ê生命」。這是一位64歲U.C. San Diego ê臨床心理醫師所講ê話。Tī 1944年，伊及伊ê父母、姊妹受德軍關tī Auschwitz ê集中營，(tī波蘭南部)，彼時伊ê老母受毒瓦斯毒死，德軍閣強迫伊店[tiàm]眾人面前跳芭蕾舞來慶祝。1944年伊及個厝ê人受掠送入集中營，伊ê親人一一進入毒瓦斯房，伊家己ê pin-á-骨 hō·人拍斷，過著食草止飢ê日子，經過一年後才受美軍釋放。這種心中ê驚惶及怨恨控制伊35年久，一直到1980年，伊受邀請到美軍ê一個退修會演講，伊勇敢講出傷心事ê時，心靈才得著ê釋放。按這時以後，伊ê經驗及心靈ê解放過程，成為chē-chē AIDS患者、越南戰爭ê殘存者、家庭破裂者ê幫贊！伊將過去彼種心靈深處ê痛苦，化作chē-chē受傷害ê人ê安慰及療傷ê「療藥」。

最近洛杉磯時報報導，今仔日中國ê政治權勢hō·八個八十幾歲ê老人掌握tiâu咧，這八個老人有ê已經伸半條命，長期tī病院治療，但是猶m甘願放個ê權力，心理專家講這種現象ê原因，是個攏是長期政治鬥爭ê殘存者，個驚權力若一下放，馬上會閣受人鬥爭，tī個一生中間m-bat按心靈怨恨、驚惶ê監牢受釋放，雖然早就脫離受鬥爭ê艱苦，但心靈ê創傷m-bat受過醫治，所以用強ê手段壓制反對者，繪記以前家己受壓迫ê艱苦，不但無法度將家己苦疼ê經驗變作別人ê祝福，反轉是去報復，加艱苦tī別人身上，家己也永遠受彼

個心靈ê驚惶、創傷來折磨。

十三世紀天主教法蘭西斯會ê一位聖女St. Margaret of Cortona, 年幼就失母，受後母虐待，成年了後閣遇不良ê查埔人，遭遇全鄉ê人ê棄絕、輕視，後來歸入聖法蘭西斯會，用心虔修聖經、祈禱，也專門關心散赤人，但是有人猶原會記得伊ê過犯，有時會kā伊攻擊、諷刺，致到hō·伊進入一個宗教信仰上ê屬靈曠野，伊失去上帝同在及疼ê感覺，伊問上帝：「為何你棄絕我chiah-nih久？」。但上帝kā回答：「我m-bat棄絕你，永遠tī你ê身邊，但是你一直干單看你家己ê痛苦、罪惡、失敗，m肯擇日來看我，來得著安慰，你只按照你家己ê抉擇服事，m是按我ê旨意作事，m是我看無你，是你看無我！」。最後上帝kā伊講：「我ê查某困起來，離開你ê心靈監牢，進入我ê救恩」。按呢，St Margaret 改變伊服事上帝ê觀念，脫離家己ê憂傷，將家己ê受苦經歷，成做chē-chē人心靈ê安慰及幫贊。

哥林多後書1:6, 保羅先生講：「我受患難，是為著 beh hō·恁得安慰、得著拯救」。Tī教會歷史中保羅受過各種ê艱苦，多次下監牢，受鞭打、倒頭打、船難、曠野ê危險等等，全身傷痕，但伊看遮ê身軀上、心靈上ê傷痕是耶穌ê印記，是基督奴僕ê記號，伊無hō·遮ê打擊受苦捆縛伊ê心靈，反轉看作是救恩ê記號，成做chē-chē人ê安慰，哥林多後書1:4「咱tī一切患難中，伊就安慰咱，hō·阮會曉用上帝所賜ê安慰去安慰 hia ê遇著各樣患難ê人」。

脫出心靈ê監牢，勇敢行向群眾，做受苦難中ê人ê光燈，引chhoā個行向光明、得釋放ê道路。家己也 chhoē著受苦ê意義，按受創傷ê記憶中得著釋放！



暝繪久長，

天總會光

阿光



當我看著台灣教會公報第2080期江蓋世tī獄中為伊仝[kāng]牢房ê難友所畫ê圖ê時，我看著台灣ê前途、台灣ê希望。

江蓋世先生tī落難ê中間，猶體貼著伊ê同志鄒武鑑先生「想子」ê心情，用鉛筆一筆一筆畫出這張充滿感情ê圖。

這個為著台灣、為著 beh hō·囡仔大漢以後有所在「掠毛蟹」ê少年爸爸hō·人關tī烏暗ê監牢，籠仔內無門，惟一會當及外口通風ê，是倒手旁頂高一個小小仔ê窗仔，有一道光按窗仔照入來，照著這位青年人ê面。按暗暗ê光線看起來，伊ê面色猶真好，伊ê目囑向前看，充滿鬥志，親像teh計畫啥物代誌。伊ê倒手gīm tiâu著監牢ê鐵閘仔，敢是猶閣teh抗議？抑是teh確認伊ê決志？

鐵閘仔ê外口，有一個紅嬰仔，包袱仔ê外形，假那是一條剖旁ê台灣番薯，紅嬰仔teh睸，肥淬淬ê手khng tī胸前，圓滾滾ê面繪輸猶leh笑，嘴親像猶小可[síó-khóa] teh振動，繼續teh享受伊ê大 chéng-thâu-á，m̄知有teh眠夢抑無？

監牢ê內面，除了青年人ê面及gīm tiâu--lehê拳頭母，攏是黑暗ê，監牢ê外口，紅嬰仔ê台灣是光ê。

「暝繪久長，天總會光」，親愛ê朋友，看著這張圖你m̄知有啥物感覺？我看著烏暗ê監牢、光明ê台灣；看著少年爸爸堅定ê眼神、紅嬰仔睡眠中安穩ê笑容。

妝神弄鬼 ê 社會現象

◎阿仁



咱攏捌[bat]聽過人teh喝[hoah]「吵死人」。這句話m̄知影恁有注意著抑無？咱若un-un-á kā想，這句話有兩種無全款ê意思。

「吵死人」ê意思是將青龍活虎、活跳跳ê活人kā吵hō·死？抑是將腳冷手凍、腹肚桶仔硬khok-khokê死人kā吵hō·cheng-sîn活起來？這個問題真hō·咱想甲頭昏昏腦tùn-tùn、雙腳浮浮踏繪穩。

是按怎「吵」會當kā活人吵hō·死，也會當hō·失去生命ê死體擋繪tiâu，煞掠狂、跳起來chhoh-kàn-kiāu？！抑是走甲離褲腳，無看著鬼仔影？真正有夠hàm。

Hàm 罔[bóng] hàm，但是話講轉來，恁敢無感覺現此時ê社會現象變甲真怪siāu！

頂輩台灣人ê民族性是善良、慇直、勤做儉[khīam]用，閣繪計較現實利益ê得失！這款ê人生態度及生活哲學，完全攏消失lò！民族性攏變款阿；若是變卡好是無bái, liáu-liânê是愈變愈bái才！社會現象是hàm甲無話講；啥物死人症頭攏變會出來，莫怪六、七十歲ê老歲仔人不時kàn-kiāu：「這個賊仔政權，生雞卵無、放雞屎有！實在是無路用ê腳siāu！」

現此時，猶m̄捌拄著「吵死人」êhàm古代，拄著ê是「妝神弄鬼」êhàm古；有性命ê人搬弄無性命ê柴頭尪仔；有體有魂ê人，戲弄有體無靈魂ê人。

這兩款代誌，上蓋gâu[努]製造社會問題，撈[lòng]害環境ê清靜，hō·咱ê生活亂chhau-chhau....，真chēê失德代，三不五時攏tī咱ê身邊搬來搬去！

現前ê 社會現象，大家真興[hèng]拜神問佛，m̄閣無宗教ê 精神及意義！咱大部份攏kā擗[giáh]香、燒金ê 人當做佛教徒！這是無正確ê 觀念！釋迦牟尼是佛教ê 原主；伊無叫咱著點香、燒金，也無叫人拴[chhōan]三牲四果kā奉拜！點香、燒金、放炮仔....攏是bái 才ê 風俗，實在愛kā改善才好！

現前佛教，有lām 著中國人彼款愛做王、做大，統治者ê 身份，抑是統治者做出來ê 權威和神秘ê 權勢！已經返背釋迦牟尼ê 信念--無我ê 精神。現前咱m̄是佛教ê 國家，出現ê 是道教及「傳說道」；「傳說道」是聽人講會靈就拜！連樹頭、橋頭、石頭、狗頭....啥物死人骨頭，攏kā弄[lāng]出來拜；這個也拜，彼個[he]也拜；拜這個靈，拜彼個也會靈，香點落就拜，實在真笑khoe，也真害！攏是為著家己ê 利益及siáu-貪ê 心肝。

若是點著香，心肝頭就念：「保底我按怎....」，向望神保底伊趁大錢，起樓仔厝....；數[siau]想家己beh愛ê 願望，排tī日日phòng-tiòng ê心肝，hō 神明知影伊欠啥物！別人ê 代誌、國家大事...chhap-siaū 伊！好、歹代分繪清，看著ê 是家己ê 利益！拜神明變做「點香有目的、燒金為利益！」

Siáu貪ê 心，phòng 風ê 性，現實ê 人，所扮ê 鬧熱拜拜，攏是無水準兼繪見笑ê 脫衣

舞、歌舞團！Ham 卡早鬧熱ê 意思無全款！全款ê 是柴頭尪仔、食客及醉仙；布袋戲、歌仔戲....強強beh hoa去！佛教本來ê 精神煞變款！統治者ê 有意割捨台灣文化，台灣人ê 私心，攏是結束文化ê 兇手。

M̄若鬧熱，喜事有脫衣舞....，連喪事、出山ê 死人代誌也全款僥倖！電子花車、歌舞團、pûn 鼓吹.....招甲歸大堆，tī路中央慢慢仔sō，放送機切儘磅，花車頂ê 查某為錢褪[tòng]褲搖腳穿，孝男孝女是吼甲若牛咧！歸街仔市，交通拚[lòng]甲亂 chhau-chhau，親像驚人m̄知個兜死人，害咱強beh 昏昏死死去，也繪想看咱會tū lān 繪？

妝神弄鬼，是比場面、造人情世事！大家攏是彼種「輸人m̄輸陣、輸陣是lān-chiáu 面。」ê 碰風性、愛風神、比人緣、行情.....；真正是「田地幾倍遍，水準無半撇」ê 田僑仔、土財仔！古早人講：「一分錢，一滴血！」，m̄通為著彼個無性命ê 柴頭尪仔及無魂ê 死體，煞kā儉歸年ê 艱苦錢拍損 [pah-sng] 掉，實在無彩！

講實在，妝神弄鬼ê hām 古代，攏是數想權威ê 統治者，想beh 永遠統治、壓迫人民，才會起造這款ê hām 古代，拚害台灣本來ê 好款代！天、地間是無神也無鬼；若有ê 話，神就是tī頭殼頂，鬼就是tī心肝底！



台文通訊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22113 S. Vermont Ave.,

Torrance, CA 90502 U. S. A.

FAX: (213) 618-1580

台北市金門街9-14號

